



北国风

元宵节灯笼红

□白雪松

元宵节俗称灯节,每到这一天夜里,千盏红灯挂满院庭,那璀璨辉煌的场景,过了好长时间,都令人难忘。小时候过元宵节的情景更是记忆犹新,盼望着有一只红灯笼提在手。不过那时候的红灯笼不是买的,而是自己做的。

在我六七岁的时候,农村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,还比较穷,要买一盏红灯笼那简直就是一种奢望。家里买不起,我们就自己制作。约好几个要好的小伙伴从高粱杆捆里,挑些直溜的,扎成灯笼框,再买些廉价透明红纸糊上,一个彤红彤红灯笼就做成了。然后按上一个提把,再放上一根“蜡烛”,拿到街头巷尾显摆炫耀,不到半夜不回家,几乎玩得“颠馅”。

在我们那个屯子,临到过节前,家家户户都成了小作坊,不管是穷还是富的,都不买灯笼,而是自己扎灯笼。每逢小年一过,各家各户都备足秸秆和竹篾,购置麻绳和细铁丝,开始热热闹闹扎灯笼,一家几代人共同动手,有的刮竹篾子,有的扎灯笼框子,有的糊彩纸,虽然扎的灯笼有点笨拙,但扎灯笼的情景,真叫有味儿。

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们小孩子已经不满足只扎那些手提灯笼,而是开始扎吊灯、转灯、闪灯等五花八门的灯笼。在过元宵节的前几天,早早在院子竖起直立的杆子,然后在杆顶上绑上松树枝,再糊上各式彩纸,或插上小红旗,有的还剪制了纸鹤、纸鸽,用细丝支起来,造成一种展翅欲飞的样子,弄得鲜鲜艳艳,张张扬扬,很是火爆。

扎灯笼、挂灯笼,看起来是为热闹,实际上图的却是吉祥。因此人们给灯笼起了许多悦耳动听的名字。什么富贵吉祥灯、迎春送福灯,什么双龙望月灯、富娃报喜灯。还有什么如意灯、平安灯、彩屏灯,仪态万千,各式各样,高高的,亮亮的,红红的,大有“火树千枝绝,银花万户春”的景象。

在我们那个小村涌现了许多扎灯的高手,程忠友便是其中一个。他那时只有十四五岁,他制作的转灯奇妙独特,真是绝了。转灯分为里外两层,外边是灯笼的框架,里边是能转动的圆筒,煞是好看。

元宵节观灯赏灯在故乡已成为一种传统风俗。人们手提红灯,走走停停,频频仰头欣赏那些绚丽多彩的灯笼。如果谁家挂出一个别具一格的灯笼,人们都会驻足观看,禁不住啧啧称赞一番,户主听了那番高兴劲就不用提啦。

现在的灯笼越发多彩多样,什么霓虹灯、电子灯、五彩灯,应有尽有。但人们还是忘不了那些扎制的红灯笼,特别是对元宵节红灯笼带来的悠悠深情更是挥之不尽。

扫描关注
北国那风

火堆旁过大年

□唐巨财 戚庆良

20世纪50年代,我们国家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发展时期,伊春林区作为国家重要的木材生产基地,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早年的伊春林区冬季平均气温均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,山上的积雪都达到齐腰深。林区工人整天与大山为伴,在茫茫林海里起早贪黑地进行木材生产采伐作业,过年都得在山上过。他们立志扎根林区建设的豪情壮志,把我们带入了心酸而志坚的情感境界。

大年三十,工人们围坐在火堆旁,用火烤着冻馒头,边吃边想:爹娘啊,现在是大年三十的中午了,你们吃的是不是和我们在家时吃的猪肉炖粉条啊。弟弟妹妹呀,你们是不是还在大门外和小伙伴们说笑打闹、放小洋鞭和二踢脚呢?你们可知道,我们现在正在深山老林里的火堆旁过大年呢,这里没有鱼没有肉,没有蔬菜,只有煮熟了的咸豆盐、冻馒头和大米粥,没有山珍海味和美酒佳肴,我们正啃着冻馒头,用雪当汤喝。

当他们回到宿舍的时候,已经是晚上7点多钟了。大家正在吃馒头和大米粥时,就听经营所所长大声地讲:“为什么我们在火堆旁过大年?就是因为我们要担子太重!国家急需木材,我们必须多生产木材,支援国家建设!今天,大家在火堆旁过大年,待到几十年以后,你们再想起今天的艰苦岁月,那该有多么自豪!”

这里虽然没有“二踢脚”,可却有30多位集材工人的皮鞭,嘎嘎脆响,有一棵棵伐倒的大树,震得地动山摇,这都超过了家乡的鞭炮声;这里虽然没有要龙灯、踩高跷和舞旱船,可却有上榜工人的劳动号子声,他们整齐的步伐,胜过了家乡的大秧歌,伐木工人的“顺山倒了”,比家乡留声机里的音乐都美;这里虽然没有烟花上天,可却有篝火遍野漫山,比家乡的烟花更加璀璨和壮观,这是一种特殊的享受和骄傲!

大家想到这里,再没有一个人提想家和提吃年夜饺子,都说说笑笑、脱衣睡觉了。

一梦醒来,大年初一,又是爬冰卧雪采伐作业的一天。

过去在家乡,每当正月十五晚饭后,东西两院的大姑娘、小媳妇和半大小子们,便成帮结伙地来到井沿儿旁,在像山一样的冰堆上“打轱辘滚”,俗称叫“滚冰山”。

我的家乡,位于松嫩平原的腹地,站在当院儿往外一瞅,没有冰山没有雪岭的,满眼尽是一马平川的田野,每逢正月十五滚冰山的时候,只能用井沿儿的冰堆来替代冰山了。

在生产队年代,全屯子只有一口大土井,坐落在生产队队部的后身村道北侧。大土井除供给全屯子一百多口人的生活用水外,还有队里的几十匹马、牛、羊的拌草、拌料和饮用。一旦进入冬季,队上饮马时,水槽里的剩水冻成冰后,刨出堆在一起;还有各家挑水时,水桶溢出外面的水冻成冰后,刨出的冰都堆在一起;时间久了,日积月累,便堆出个顶尖有3米多高、底盘直径20多米的一个大冰堆。这就是我们屯子正月十五滚冰山的“冰山”。

滚冰山,也叫轱辘冰(滚冰)。在家乡的方圆几百里,正月十五是有关轱辘冰这个习俗的。其实,轱辘冰的悠久历史,最早是来源于满族人的风俗习惯。后来,由于东北各个少数民族长期杂居,随着三百多年时间的互相融合,这些风俗早已打破民族的界限,逐渐成为东北地区大多数地方共有的传统风俗了。

老言古语说的好:“十五十六走百病”。《柳边纪略》卷四记载:“十六日,群步平沙,曰走百病。或连袂打滚,曰脱晦气,入夜尤多”。所以说,正月十五当空,叽里咕噜滚冰山,这头撵走病气、晦气、灾气,那边连接幸福、健康、顺利。当然,这些反映人们崇拜自然、防灾免祸的行为,是否灵验咱们先暂且不去管它,只把它视为庄稼人心中的美好愿望也就足够了。

记得小时候,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,当月亮爬上头顶时,我们一群小嘎丫子,提着早已准备好的小腊灯(小腊灯,是罐头瓶子做的,脖上拴根小拴绳),蜂拥似地向生产队的大井旁跑去。小腊灯放在冰堆上排成一小排,我们在微弱灯光的映耀下,攀登上大冰堆的顶尖上,然后便从山峰上打轱辘滚下来。

滚冰山,队伍必须有序,且还要纪律严明。一个人从这一侧攀登上峰顶,再从另一侧滚到山根底下;然后另一个人又从这一侧跟上山峰来,再从另一侧随着滚到山根底下。如此这般地有序循环,保持距离,调整速度,像下饺子似的,一个跟上一个,不停地地上着下着,轱辘滚动着。否则,队伍不成形,便会乱了套,还会砸着人,容易发生伤着碰着的小事故。滚冰山,也是个惊险刺激的游戏呀。

每次在滚冰山前,父亲都常嘱咐我:“滚时要边滚边叨咕些吉利话。”东头的张小子嘴贫,把抢个“头彩”,边打滚边叨咕着一套嗑:“轱辘轱辘冰,一年里腰不痛腿不疼;轱辘轱辘冰,三百六十五天身子轻

松。”其实,我们这帮小嘎丫子,嘴里说的也是这些嗑,只是随着张小子的话尾而叨咕着。这些吉利嗑儿,像民谣,又像儿歌,还像老掉牙的顺口溜,不知啥时候从老祖宗那儿传到现在,伴随着一茬茬孩子美好的童年愿望,度过了一个个正月十五的月色时光。

那些年月,天上的雪下得勤快,三天两天就来一场。正月十五的晚上,天空也时常飞舞起雪花,小腊灯在雪花中很好看。往往这个时候,张小子就更容易来说“词”,冲着天上的月亮吼一嗓子:“正月十五雪打灯,打得我小腊灯直蒙登”。立时,一阵阵童声童气的笑声,划破寂静的夜空飞向远方。

“正月十五雪打灯”,是大自然的一种丰收预兆。喜悦揉进庄稼人的兴致,我们滚冰山多滚了几个来回。冰山上的冰块,像石头一样坚硬和锋利。当我打轱辘滚冰山时,偶有冰块硌得屁股蛋子的肉贼拉地疼呀。不过,在当时我始终不喊一个“疼”字。因我牢记着妈妈告诉过的话:“滚冰山时,是不能说出半句不吉利的话的。”又过了一会,东、西院的大哥、大姐们,收拾完家活都赶过来了。我们小嘎子歇下来,由他们接着滚冰山的冰堆了。这时,月色朦胧中,有两个大人一前一后滚在一起了,我怕是谁磕着碰着摔坏了,忙拎着灯笼上前去看一眼。在月光和灯光的交织下,两人正搂着抱着亲着呢。趴在上面的是前院的张铁蛋,仰在下面的是西头的李二丫。早听大人说过,两个人正处在搞对象的“粘乎”阶段呢。我紧忙转过灯捂着眼睛说:“我啥也没瞅见。”其实,我在手指缝中看得真亮。然后,也没听准他俩谁说的话,声音很小很细,从我身后传进耳朵里:“不兴瞎说呀,瞎说把你的屁股蛋踢两半了。”我赶忙拎着小腊灯逃跑了,跑着跑着还乐出了声。

滚完冰山,我们每次都挑一块干净的冰块,像糖球一样含在嘴里“嘶哈”着。那股冰凉的爽劲,人激灵一下就来了精气神。听大人们说过:滚冰山,身体好,祛百病;吃块冰,胃口好,牙不疼。记得一次滚完冰山后,张小子先挑一粒冰块,可还没等含到嘴里,嘴唇却被冰块粘上了。立时疼得嗷嗷叫,我上前帮忙一拽,嘴唇粘掉一块皮,血便随之淌了出来。回到家里,母亲给他处置下,并告诉我们:“吃冰块要用嘴先呵一下,之后含着就没事了。”打那后,我对冰又长了一个新的见识。

童年的记忆是最深刻的。兴许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支撑,我至今仍清晰地记起小时候滚冰山的情景,当时祛病辟邪的说法倒是挺灵验,记得滚完冰山后浑身上下轻快不少,小腿跑起来像飞了似的,让冰疙瘩的屁股蛋子那块肉也不觉得咋疼了。

不过,那次张横和李丫滚到一起的事,日后我还真守口如瓶没敢说,因为我也确实不知道这是喜气还是晦气,直到现在寻思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的。

在生产队大土井还存在的时候,我就离开了“冰山”从屯子搬到城里。每在正月十五的晚上,虽然城里的鞭炮、礼花、冰灯花里胡哨让人迷醉,

但总觉得没有小时家乡滚冰山时那么有情趣、有意境。每当这时候,我眼前便又浮现那童年滚冰山时的热闹场面,耳畔又响起张小子的俏皮嗑,一种激动、怀旧、陶醉的使然,让我的眼睛又湿润了。孩子猜透我的心:老爸又在想家乡啦!

日转星移,正月十五年年过;但民俗中的滚冰山,却不是年年正月十五都滚的。

生产队解体后,屯里的大井填死了,井沿儿的大冰堆消失了,滚冰山的习俗也随之淡化,从而离我们的生活渐行渐远了。

不过,时光虽然送走了我的童年,送走了我的滚冰山岁月,但是,却送不走我对家乡滚冰山的记忆和怀念,他就像粗壮的根须一样,深深地盘绕在我的心灵之上。

滚完冰山,我们每次都挑一块干净的

冰块,像糖球一样含在嘴里“嘶哈”着。

那股冰凉的爽劲,人激灵一下就来了精气神。

听大人们说过:滚冰山,身体好,祛百病;

吃块冰,胃口好,牙不疼。

记得一次滚完冰山后,张小子先挑一粒冰块,

可还没等含到嘴里,嘴唇却被冰块粘上了。

立时疼得嗷嗷叫,我上前帮忙一拽,嘴唇粘掉

一块皮,血便随之淌了出来。

回到家里,母亲给他处置下,并告诉我们:

“吃冰块要用嘴先呵一下,之后含着就没事了。”

打那后,我对冰又长了一个新的见识。

童年的记忆是最深刻的。兴许是一种

精神力量的支撑,我至今仍清晰地记起

小时候滚冰山的情景,当时祛病辟邪的说

法倒是挺灵验,记得滚完冰山后浑身上下

轻快不少,小腿跑起来像飞了似的,让冰

疙瘩的屁股蛋子那块肉也不觉得咋疼了。

不过,那次张横和李丫滚到一起的事,日

后我还真守口如瓶没敢说,因为我也确实

不知道这是喜气还是晦气,直到现在寻思

起来还觉得很有意思的。

在生产队大土井还存在的时候,我就离开

了“冰山”从屯子搬到城里。每在正月十五

的晚上,虽然冰山没了,但滚冰山的习俗也

没有消失,每年正月十五,人们还是会去滚

冰山,只不过地点换到了别的地方,比如

附近的公园或者广场。

滚冰山,是东北地区的传统习俗,也是我

们家乡的特色文化之一。

滚冰山,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,需要大

胆和勇气,同时也需要一定的技巧。

滚冰山,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活动,需要大